

《归路:活着再见.大结局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5年04月01日

开本：16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40471040

编辑推荐

《归路:活着再见.大结局》讲述了原汁原味的兄弟血性——记录我们曾执行过的特殊任务！至此，“活着再见”系列热血完结！活着，才能再见！

相关推荐：

[任务：活着再见1](#)

[征途：活着再见2](#)

[孤鹰：活着再见重磅机密揭秘](#)

作者简介

邵雪城，男，1978年生。生于大漠，长于西北。“写书这件事从来没出现在我之前的人生理想中。你看到的，是个意外。”

目录

第一章 请求处分

第二章 海上成了我的地盘

第三章 只要允许我去战斗

第四章 你到底是什么人

第五章 为自己出征

第六章 有些事，没有如果

尾声

媒体评论

曾经我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柄闪光的利剑，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地方斩妖除魔。当我真的成为那一柄剑时，我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只有战斗，如果停歇，必将慢慢失去光泽最终腐朽消逝。战斗，只有不停地战斗才能将妖魔鬼怪逼在阴暗的角落里瑟瑟发抖；战斗，只有不停地战斗才能让自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；战斗，只有不停地战斗才是我最终的宿命。

我不再向往鲜花和掌声，甚至不再渴望重新穿上魂牵梦萦的军装。

信念就是我的戎装，窗外的万家灯火就是我的军衔。

——秦川

当人们因为生活和现实被伤害得遍体鳞伤时，渐渐地都变成了刺猬。但是这世界有时候很冷，相互抱团取暖又不想卸下自己的软猬甲，那么只有彼此伤害着，温暖着，再伤害，再温暖，最后鲜血淋漓却又无可奈何。所以，我选择了写一些东西来和大家谈心，仅此而已。谈谈这个世界，谈谈每个人的理想，谈谈每个人的脆弱，谈谈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，到底在彷徨什么，到底在争取什么，到底想要什么。只是谈谈，而已。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我们的船快要驶到指定位置时，薛五一帮人已经跟古听云的人相互搭着肩膀称兄道弟了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艘载着走私文物的黑船，倒像是一群好友出海游玩。

我抽空回船舱向上级汇报了最新的进展，想着马上又要圆满地完成一项任务，心情也像这蓝天碧海一样舒朗起来。

古听云端着酒，看着我从驾驶舱走出来，醉眼惺忪地说：“不管我出多少钱给你，都是你应得的，只少不多。费那么多工夫找你，也是为了节约了解的时间。你看，我们像朋友一样轻松地相处，多好？”

我点点头算是回应。

“人一遇见高兴的事，时间就过得特别快，真想就这么一直在船上醉着漂下去。”古听云悠悠地说，“只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今后也没机会和塔哥同船共饮了。”

我正想说，只要她还愿意找我运货，我分分钟等候召唤之类的客气话。可转念一想，以她的罪过，一会儿被捕后就算不是死刑，下半生也交待在监狱里了。于是笑着说：“跟你做事真是轻松，度假似的就把钱赚了。恐怕以后也遇不到你这样的好主顾喽。”

“那是塔哥你面子大。”古听云垂下眼皮想了想，像是做了个什么决定，坐正身子说，“好，我还有份薄礼给塔哥，还请塔哥不要客气。”我见她死盯着我，只好点头。古听云说：“有劳塔哥叫你的弟兄把我那只小木箱拿出来。”

我对着船头喊了一嗓子，薛五很快带着几个人一身酒气地跑了过来。我让他们把古小姐的小箱子抬出来。

目送薛五带人欢快地跑进船舱，古听云说：“快到了吧。”

我看看手表：“不出意外的话，半小时吧。”

古听云叹了口气：“真有点儿舍不得。”

我说：“想不到叱咤风云的古小姐还是个性情中人。”

古听云看着天边的云彩，轻轻说：“是啊，女人嘛都感性，我早晚得在这上面吃大亏。”

薛五等人把那个小箱子抬了出来，摆在我和古听云的座椅前。古听云说：“劳烦几个兄弟把我的人叫来吧，跟大家告个别。”

我们的船快要驶到指定位置时，薛五一帮人已经跟古听云的人相互搭着肩膀称兄道弟了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艘载着走私文物的黑船，倒像是一群好友出海游玩。我抽空回船舱向上级汇报了最新的进展，想着马上又要圆满地完成一项任务，心情也像这蓝天碧海一样舒朗起来。古听云端着酒，看着我从驾驶舱走出来，醉眼惺忪地说：“不管我出多少钱给你，都是你应得的，只少不多。费那么多工夫找你，也是为了节约了解的时间。你看，我们像朋友一样轻松地相处，多好？”我点点头算是回应。“人一遇见高兴的事，时间就过得特别快，真想就这么一直在船上醉着漂下去。”古听云悠悠地说，“只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今后也没机会和塔哥同船共饮了。”我正想说，只要她还愿意找我运货，我分分钟等候召唤之类的客气话。可转念一想，以她的罪过，一会儿被捕后就算不是死刑，下半生也交待在监狱里了。于是笑着说：“跟你做事真是轻松，度假似的就把钱赚了。恐怕以后也遇不到你这样的好主顾喽。”“那是塔哥你面子大。”古听云垂下眼皮想了想，像是做了个什么决定，坐正身子说，“好，我还有份薄礼给塔哥，还请塔哥不要客气。”我见她死盯着我，只好点头。古听云说：“有劳塔哥叫你的弟兄把我那只小木箱拿出来。”我对着船头喊了一嗓子，薛五很快带着几个人一身酒气地跑了过来。我让他们把古小姐的小箱子抬出来。

目送薛五带人欢快地跑进船舱，古听云说：“快到了吧。”

我看看手表：“不出意外的话，半小时吧。”古听云叹了口气：“真有点儿舍不得。”

我说：“想不到叱咤风云的古小姐还是个性情中人。”古听云看着天边的云彩，轻轻说：“是啊，女人嘛都感性，我早晚得在这上面吃大亏。”薛五等人把那个小箱子抬了出来，摆在我和古听云的座椅前。古听云说：“劳烦几个兄弟把我的人叫来吧，跟大家告个别。”

不多时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甲板上。古听云站起身说：“真的很感谢塔哥能给我们这样一趟愉快的旅程，上船没多久我就在想，到底塔哥有什么秘密武器，能把这样一件上不得台面，甚至是要掉脑袋的事干得这么轻松自在，你可以问问我那几个兄弟，我们什么时候运货能这么顺当又舒服了？”她指了指她带来的那三人，三人笑着对我说：“塔哥确实名不虚传。”“所谓隔行如隔山，我在这行这么久能平安无事，也有我的秘密武器。”古听云扭头问我，“塔哥，你猜猜是什么？”我本想说她处事谨慎，但见她和她的手下都一摇三晃的，从上船他们就都没停过地喝酒，看来传说终究是言过其实。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晃了晃手里的金项链说：“因为古小姐够豪气，一见面就送这么重的礼。”古听云哈哈大笑起来，将一条胳膊搭在我的肩上竖起大拇指，对随从说：“那我就豪气到底，再送兄弟们份厚礼。”她的三个随从上将那只小木箱打开，取出几只长木匣子。古听云手里那只尤其精致，表面光滑油亮，一侧镶着一只虎符模样的东西，光这个就像是件很值钱的古董。古听云轻轻按上去，“嗒”的一声盒子开了，原来还真是个虎符，两片一分，是匣子的锁扣。里面的东西上盖着一层粗糙的白布。之前她送我们项链时也是装在木盒里，外头包的是金丝绒布，如今说这是一份更重的礼，怎么倒成了粗布包装？而且这种白布怎么看也不适合包东西，倒更适合……擦枪！我吓得一激灵。古听云的手下已经人手一支乌黑的MP5冲锋枪，三个人全然没了之前微醺的样子，飞

快地分散开来，站到三个最佳的位置上，端枪对准了我们。

薛五扶着栏杆看了看那三人，有点儿迷糊地说：“这……这枪是送我们的……礼物？”我冷冷地看着古听云。她不慌不忙地从虎符匣里掏出两把银光锃亮的大口径手枪，举起来对准我的脸。那居然是两把“沙漠之鹰”。我没有用过这种枪，但深知这枪的威力，这个距离能把我的半个脑袋轰掉。我问她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古听云说：“平安。”我低头看了眼手表：“按这个航速，还有十多分钟你就到了。”“谢谢塔哥这一路把我们照顾得很好，但我想要的是永远的平安。”古听云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”只听“嗒嗒”两声枪响，离那三人最近的两个船员应声栽倒在甲板上。所有人都被吓傻了，纷纷举起了双手跪了下去，有几个人害怕得呜呜哭出声来。

我见那枪手正准备对着下一个目标扣动扳机，忙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古听云能把自己保护得那么好了——她每次运货之后，不留活口。在杀人灭口之前，她会想尽一切办法迷惑对方。谁会想到一个精心给你准备厚礼的人，笑咪咪没话找话跟你聊天的女人，转眼就会对着你的脑袋开枪呢？现在距离指定的地点还有一段距离，也就是说准备抓捕古听云的行动小组还在十几分钟航程以外的地方。古听云的这几个随从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，而我的手下是一群渔民出身的混混儿。至于我，面对着远近不同角度的五支枪，除了喝一声“住手”外，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“秦川，对不起。”古听云的眼神特别安静，在跟我对视的一瞬间却快速地闪躲了一下。如果她继续坚定地把船员们挨个儿打死，我可能就彻底绝望了，可就是她的眼神这么一闪躲，让我看到了一点儿希望。之前我说她是个性情中人，她说自己早晚会在感性上吃大亏。不论之前她做了多少戏，但那句话一定是真的。她一定曾经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也一定因为这个吃过大亏，所以养成了如此决绝毒辣的行事风格。换言之，如果她不论什么情况都选择不留活口，这本身就是不理智的。她只是从一个极端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我的大脑飞速旋转着，想把跟她见面后的每一个细节捋一遍，看从哪里找突破口。但在这种情形下谈何容易，也许下一秒她突然决绝起来，一旦动手就不可能再停下来，那什么都晚了。我必须争取更多的一点儿时间。我苦笑着叹了口气，一低头，看到旁边桌上的空啤酒罐，心说：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死马当作活马医吧。我说：“你不是一直问我有什么爱好吗？”古听云“嗯”了一声，将对着我头的枪口朝下偏了一点儿，对她来说这枪太沉，端久了很难保持平举，她索性垂下了胳膊，把枪口大概对着我。一个枪手提醒她：“古小姐，时间有点儿紧。”古听云没回头，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本来我想让你放他们一条生路，他们都有妻儿老小，可是一想还是算了，因为我不能给你一个保证，保证他们今生都不会再对任何人提及这件事。至于我，我记得跟你说过，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和我的兄弟喝点儿酒，但我话没说完。”我故意停了下来，试探地问，“耽误古小姐时间吗？”古听云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说吧。”我悬着的心稍稍往回放了一些，只要她还愿意听，那说明我的心理攻势开始起作用了。我指了指桌上的烟说：“可以吗？”古听云说：“坐着抽吧。”我坐到椅子上，点了根烟，抽了一口将烟雾喷向空中，说：“其实我的兄弟都死了，有的死在警察手里，有的死在毒贩手里，跟你一样，我也很难再去相信别的人，所以可能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兄弟了，那我唯一的爱好……其实就是没爱好了。”我想起些往事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眼睛渗出一些眼泪。我摘下墨镜，抬头看着她，说：“刚才和你喝得很高兴，自从我的那些兄弟死了以后，再也没有这么高兴过，没有说过这么多话，谢谢你，今天能死在你手里，死在这个海阔天空的地方，我知足。”我打开一罐啤酒，闭上眼仰头往肚里灌酒，心里默默地数着：一、二、三……一直数到十，我喝完了那罐酒。也就是说，我刚才那些话至少让她

犹豫了十秒。我打了个嗝，把空酒罐放回桌上，望着远处的天边默默地抽着烟。时间一秒一秒过去，枪没有响。“古小姐，差不多了。”那枪手再次提醒她。

古听云说：“去把船停下吧。”一个枪手钻进驾驶舱，很快船开始减速。可这里距离她指定的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，他们把船停在这里，难道是为了方便抛尸？

只听古听云说：“我就说，我迟早会因为感性吃大亏。”我转过头，见她的枪口已经垂下对着甲板。我说：“人，尤其是你我这种刀尖上舔血的人，死在什么上面都不奇怪。”

古听云脸上浮起一丝苦笑：“我有种预感，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死在你手里。”

一个枪手往船体左侧下方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他们到了。”我顺着他看的方向看过去，风平浪静的海面忽然像开锅了一样，一个乌黑的大家伙浮了上来——居然是一艘微型潜水艇！原来这里才是古听云和下家接头的真正地点，超出我想象的是，接应他们的竟然是艘潜艇。潜艇靠着船边停好，顶盖打开钻出两个人来。古听云的手下其中两个还用枪指着我们，另一个用接好的传送缆绳依次把两只大木箱送上潜艇，完事后扭过头看着古听云。古听云用枪指指脚下的小木箱说：“秦川，尾款在箱子底下，后会有期。”在几个枪手的护送下登上了潜艇。看着潜艇消失在海面上，而天空依然蔚蓝，海鸟依然飞翔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呆站了半天，轻轻说了句：“牛逼。”

那次行动让特案组的重犯古听云潇洒地漏网，我沮丧了好久。徐卫东安慰了我几句，一再强调我能从她手里活着过关就是胜利，组织上因此掌握了她的不少信息。我心里的感受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：第一次有些期待能与一个目标人物再次过招，我也很好奇到那时自己会做出什么抉择。这种期待让我觉得不安，更多的是兴奋。我接了古听云的货且平安无事的事迹很快传遍江湖，“塔哥”的名号就此在海上成了一块响当当的招牌。我想就是从那时起，海上成了我的地盘。……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